

**保镖
揭秘
丘吉尔**

〔英〕沃尔特·亨利·汤普森 著
王基闯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保镖
揭秘
丘吉尔**

〔英〕沃尔特·亨利·汤普森 著
王基闯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镖揭秘丘吉尔/(英)汤普森著;王基闯译.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9

ISBN 7-209-02642-8

I. 保… II. ①汤…②王… III. 丘吉尔, W. L. S. (1874~1965) - 生平事迹 IV. 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6748 号

山东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5-00-037 号

ASSIGNMENT:

CHURCHILL

Inspector Walter Henry Thompson
of Scotland Yard

译文根据 **POPULAR LIBRARY EDITION**

Published in November, 1961

保镖揭秘丘吉尔

[英]沃尔特·亨利·汤普森 著

王基闯 译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 插页 23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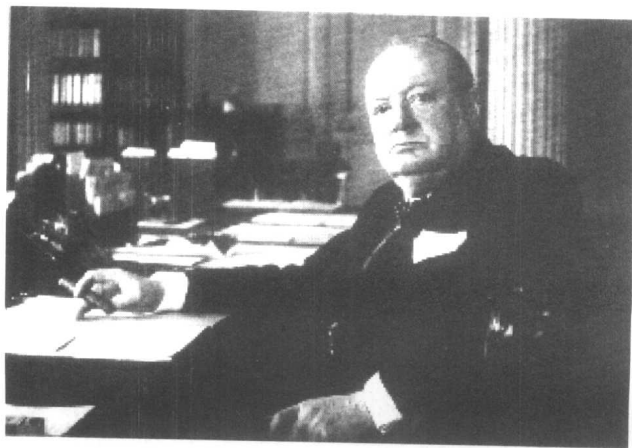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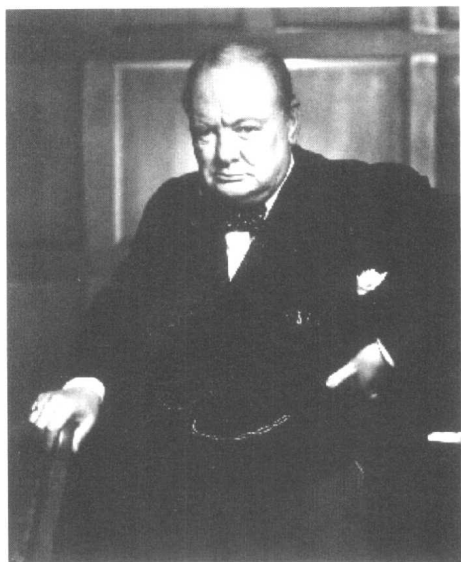
印数:1-4000

ISBN 7-209-02642-8

K·383 定价:19.80 元

丘吉尔的“V”型手势 ○
欧洲胜利日检阅台 ○
手拿雪茄、工作中的丘吉尔 ○





生活照 ○

叼雪茄、端枪的丘吉尔 ○

二战中信心十足的丘吉尔 ○



二十世纪的风云人物
温斯顿·丘吉尔，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二战期间，他以敏锐的判断力粉碎了希特勒对大不列颠的狂轰乱炸。但他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癖好和陋习……那么，他生活中的另一面又是怎样的呢？追随他近二十年的贴身保镖再现了一个真实的丘吉尔。他坦诚、直率，甚至有些天真……

目 录

- 〔1〕 埃及、中东之行
- 〔37〕 官海生涯 几经沉浮
- 〔87〕 会见墨索里尼
- 〔111〕 临危受命 终成首相
- 〔179〕 不列颠之战
- 〔213〕 与罗斯福“赤”诚相见
- 〔263〕 痛失好友 终获胜利

埃及、中东之行

正是晌午阳光下这次干脆的拒绝，我才意识到：无论有何危险，我都将全力以赴为此人效忠——只要他的职位需要警察厅的保护。

我叫沃尔特·亨利·汤普森，服兵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伦敦警察厅特别部度过的。其间，有19年半的时间是不分昼夜地保卫温斯顿·丘吉尔。此前两年，我的任务是在一战期间及战后做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的保镖。

劳埃德·乔治是首位入住契克斯的政府官员。契克斯是法里海姆的李大臣于1920年送给国王的乡间庄园，用做英国首相的休养所。保卫劳埃德·乔治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差事，守卫契克斯更是难上加难。这座早期的建筑，年代久远，至今仍屹立在那里。它是亨利二世财政部职员鲁道夫斯修建的。它占地极广，从主路驱车至宅第还要行驶近一英里。那时，没有什么室外灯照明，在修剪精致的宽阔草坪中间是茂密的树林，极容易藏匿闹事者。再说，这幢古老的房子自1580年后就没进行过大的改建，我甚至认为该建筑就是为便于谋杀而建。警官即便身强力壮佩

带左轮手枪，身处此境也会倍感孤独，没有安全感。

1920年1月的那天晚上，仲冬的黑夜阴森森的，黑暗笼罩着契克斯，令人更加不安。雨夜中的老屋看上去异样古怪。我磕磕绊绊地在树篱间转悠，十分警觉地用手电筒这儿照照那儿照照，更多的则是凭耳朵与直觉判断。当时对劳埃德·乔治的生命构成最严重威胁的要数爱尔兰恐怖组织辛恩·费恩啦！两年来，辛恩费恩者们在伦敦车水马龙的街上企图谋害英国总参谋部长亨利·威尔逊爵士。伦敦警察厅从许多渠道获悉了他们要杀劳埃德·乔治的消息；因而，首相自然而然地不离我们的视线，也从未远离我们的听觉范围。还好，没发现什么异常。透过雨声，我听到屋子里的欢声笑语，我终于松了口气。

每当能松口气时，我就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此刻我可以回到契克斯附近村里的小房子里去暖和暖和身子，烤干湿靴子。这儿是我休班的地方，只要首相从伦敦来契克斯，我就吃睡在其中。

在小房子里我接到一个便笺，要我给警察厅挂电话。于是，我立刻打了电话。从电话中获悉，我的工作有所变动，得去守卫乔治先生内阁里一名有前途的成员——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这项新的使命从此将改变我的生活，也将改变我这个人。

特别部里知底细的人全都知晓丘吉尔先生有多苛刻，我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他的保镖历来没有休假！他的时间安排不切实际，他的要求蛮横无理。此时我30岁，已有家室，身材魁梧，如拉迪亚德·基普林说别人那样，“强健如电话线”。我是名强有力的拳击选手，有人出资叫我去打职业橄榄球。这类运动我只是业余时间玩玩而已。这使我的身体一直很结实，好胜心又极强，这都是做警察的上好条件。写此书时我已经63岁了，但我的身板依然很硬朗。当时，在刚经历了一场抗击凯撒大帝的持久苦战并开始新的生活时，听到必须将自己与一位野心勃勃的政

治家连在一起,真是令人伤感。我心想,这意味着将把日子打发在听演讲上;夜里站在室外通风的楼道里,那里甚至没有充足的光线看报。然而,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这项任务又把我送回契克斯。

这项任务一干就是八年半。然后,在1931年至1932年间又同他相处了一段时日,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第三次任务使我们一起度过了二战的全过程。同他在一起,使我目睹了很多极其恐怖的事件,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伦敦警察厅特别部的人经过训练,都能立刻适应任何情况。虽然从未与丘吉尔先生谋过面,但我对他却持有许多偏见,因为我的许多同事发现他是“最难相处的人”,还因为许多卫兵“只值几天的班”就逃脱了。

我第一眼见到他时,他正在伦敦苏塞克斯广场他家中的书房里踱步。我确信,在1921年这个春天之前他早就是世界名人了,也许此时早该是大人物了。十年前他出任英国海军大臣,当时他身兼两职。一般来说,有一个职务就足够了,但对丘吉尔而言,则不然,他身兼空军大臣及殖民地事务大臣之职。正是这种双重职位,我们才得以在几天后前往埃及。伦敦警察厅从不通知你要去哪里,但是你始终明白该干什么。

丘吉尔先生在他偌大的书房里快速走动,既不抬头看,也不晓得有人要打破这种清静。他全神贯注的样子很是狂乱,几乎荒唐得可笑,就像滑稽表演。

“这位是汤普森警官。”他的秘书平静地说。丘吉尔先生闻声止住脚步,把目光投向我。

“你想见我?”他问。

我根本就不想见他,只是奉警察厅之命,被派来保护他的生命安全。他问我打算怎么干,我跟他讲了。虽然我对计划去埃及和耶路撒冷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提到了当时对于公众人物可能

出现的危险。

温斯顿·丘吉尔立刻从沉思中惊醒。他侧耳倾听，仿佛这是国王面临的至关重要的事情。他具有处事神速的天赋。

“谢谢你，汤普森。相信我们会相处得很融洽。”听完后，他说。

丘吉尔先生的个头儿并不比我刚离开的首相乔治高多少，两人的思维都很敏捷，平时总显得匆匆忙忙的。以后的几个月，我把这两个人做了一下对比，得出我个人对他们真正魅力所在的评价。

劳埃德·乔治的思维之敏捷有时是自投罗网。他往往在听取别人的意见时，经常是很快便信任了别人。而丘吉尔先生始终能够理智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不予轻信。劳埃德·乔治愿意听取身边任何人的建议，是活着的最机灵的谈话者。他也喜欢藏有机锋的谈话。用一个普通词表达，他开得起“玩笑”，因为他具有全世界伟大推销员所共有的了不起的缺点，即容易上当。

丘吉尔受骗的次数有限，往往是自我犯错，从不会错误地判断别人。他精通许多不同的思想领域，积多年之经验，自信自己几乎不犯错误。而今在我们看来，似乎颇有道理。他的大脑属积极思考不停运转的那类，他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一点确实是这样。例如，他始终喜欢飞上蓝天，先前想当飞行员，几乎着了迷。可是，由于缺乏飞行特别要求的本能以及所需要的冷静性情，最为要紧的是缺乏飞行所要求的复杂协作，因此他永远也做不成飞行员。只有严重的飞机失事再加上好友因其受伤才向他证实了这一点。

温斯顿·丘吉尔总是思考基本的东西。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当时他46岁，我做了他的保镖），就感觉他的言谈有一种不朽的几乎是威严的成份。

丘吉尔总能看到事物的主流。劳埃德·乔治见到的往往只

是眼前事物。

劳埃德·乔治今天拿不准昨天所言；但是，他具有超然的魅力，演讲时所表现的机智敏捷令人佩服，对众所周知的事实阐述出现了自相矛盾、甚至谎言似乎都不至于让他难堪。他具有地道的凯尔特人的完全自信及可爱的马大哈性格，能令人难以置信地迅速退让。可是，丘吉尔却无任何退让。假如情况不允许，他就承受打击，继续向前寻求别的途径。如今，他是一艘极其破旧的战舰，从印度萨索恩码头到苏丹恩图曼，身上已满目疮痍。

埃及之行似乎是一次不健康的历险，我对此行几乎无任何留恋。

英国政府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作出出行埃及的决定。然而，恰恰相反，不久我便发现我在众所周知的最为崎岖的巴黎——里昂——马赛的铁道上颠簸。前往马赛，然后乘班船去亚历山大。这段铁路线上，不可能谈天、吃、睡、刮脸、站立、坐和想。你必须设法摆脱那种无以名状的不适，直至旅程终点，然后赶快忘却。

上火车的还有丘吉尔夫人。似乎没有什么让她不安和沮丧，但是我不知道看到东地中海的景色，她是否比我更加愉悦。她的丈夫过得很开心。此次任务十分棘手，会碰到真正的危险。当时，埃及人极不欢迎英国人，其程度几近疯狂。

该代表团团长为特伦查德大臣，外号“隆隆响”。作为旅伴，他是支冰棍，甚至比冰棍还难交流；因为从他身上什么也“溶化”不下来。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既不接近别人也难以让人接近的人。他简直赛过了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

我不晓得我们在埃及是否完成了任务（从“隆隆响”特伦查德嘴里讨不出一口风），不过第一个目标是处理军用飞机一事。作为空军大臣，丘吉尔先生决定，增加驻埃及的空军装备以

减轻英国驻军工作值勤的压力，他们生活得的确很沉闷。如果埃及、苏丹及苏伊士运河区域通过改善的航空巡逻系统能有令人满意的治安与监督，那就等于极大的物质进步，而且，也节省开支。

丘吉尔先生让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做自己的议会秘书，选阿拉伯国家那个半传奇式的劳伦斯做其向导、翻译以及对整个中东有关情况的总诊断师。

劳伦斯不修边幅，身体瘦小，很难对付，态度冷淡，爱思考。他体重仅 112 磅。他之所以成为我们团组的最关键人物，也许是因为如下三个主要原因。首先，他了解错综复杂形势的每个细节。其次，他会讲阿拉伯语。另外，他深受阿拉伯世界的爱戴，甚至对他是主动礼拜。此“君王身份”虽然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明显享受过，但在我们返回英国之前有许多次它都起了很大作用。

劳伦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协约国事业贡献很大，很大程度上是靠他保证沙漠部队的继续忠诚及阻止他们加入凯撒的军队。劳伦斯对我说，德军根本就没想到战败，在耶路撒冷城外筑了一个城堡，等凯撒大帝于战争结束造访其东方帝国时下榻此处。奥利维斯山上有个专为凯撒雕琢的石头座，称之为“帝国沉思之椅”。日后我们到达耶路撒冷，我提议到此座位上坐坐。

劳伦斯告诉我，从我们踏上非洲土地那刻起，丘吉尔就有生命危险。他说我们可以从埃及警察那里得到极好的帮助。但是，阿拉伯群众性情暴躁，很危险。我被指示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用左轮手枪。劳伦斯告诉我，挥挥拳头以示力量很受尊重，赶走那些接近丘吉尔的攻击者倒有可能替他交上朋友，而开枪则必将树敌。

对此我不十分理解，但需要时果然奏效。

刚被废黜的埃及国王法罗克此时是个年仅一岁的婴儿，关于此人我们都听说了很多。其父为苏丹，直至第二年才就任国王，名叫阿罕默德·法德，前苏丹卡米尔的兄弟。法德为其人民服务直至1936年去世。与大多数意见相反，法罗克起先不仅胜任该职，而且很受欢迎，但很快毁于吃喝嫖赌。

在那些既不完全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感激英国势力所给予的保护的埃及人眼中，仇恨英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兴许有道理。埃及人认为，丘吉尔来访是干涉其国家内政，而我们此行的目的（起码在埃及，虽然不是巴勒斯坦）是放弃地面部队。埃及人还有不满情绪，因为早在巴黎和会召开时，我们就认为将扎戈勒尔·帕沙放逐到马尔他是合理的。号称瓦福德的民族主义政党当时正在发展，扎戈勒尔·帕沙是该党一名虽刚愎自用但极受欢迎的领导人。英国政策对其实施的方法是强迫劳动及征用物资，这种方法遭到强烈的不满。扎戈勒尔·帕沙要求独立，此举为时过早。艾伦比将军只得镇压数次暴动，其中大多数充满血腥。

随着亚历山大港及大陆的热气向我们逼近，丘吉尔先生流露出登陆的兴奋神情，这种兴奋因在该地区投放飞机的真实性而一直维持着。飞行的时代就在眼前，虽然是个新时代。自开罗至好望角的首次飞行只是发生在一年前，丘吉尔先生能用手指指出航线。另一次危险的成功飞行是在沙漠上空，自阿尔及尔至加奥，然后抵达卡。有一次驱车远征，我想是库托特之行，就是穿越撒哈拉沙漠到乍得湖。驾驶履带摩托往返穿越撒哈拉的哈特远征当时正在筹划中。这自然对丘吉尔先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差不多任何事情都如此，倘若有可能付诸实施的话），因为战争前几年他就坚持驾驶履带牵引机，以安全越过敌军战壕，要么就栽进去摔得粉身碎骨，这种直觉致使第一辆英国坦克诞生。

我们停泊在亚历山大的码头，热气和一群苍蝇迎面袭来。

我们登上岸，一大群愤怒的埃及人聚拢过来，但没有示威。我紧随丘吉尔先生其后，稍微靠近他的一侧。丘吉尔夫人及其女仆在我的右边。我们一行人迈进英国警官驾驶的轿车里。埃及警察手持警棍挡住人群。听见人群中有一种叫喊声，我有些紧张。谢天谢地，最后总算安然过关，但这群人严厉的面孔在我脑海中久久难逝。

“在埃及千万别让丘吉尔先生离开你的视线。”有人曾警告过我。这时，我坐在司机的旁边，车子将带我们去宾馆。丘吉尔夫妇坐在后面，他俩中间是阿奇博尔德。我们的样子很英国化，戴着帽子，衣服笔挺但僵硬，很不舒服。丘吉尔夫人戴着一顶系有黑色丝带的圆顶狭边的钟形女帽，这在当时极新潮。警告我的那个人就站在我旁边的路上，他名叫拉塞尔·帕萨，可能在当时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侦探。毒品走私犯经常栽在他的手里。埃及警察及皇家十分信任他，如同劳伦斯在沙漠地区受人信任一样。

我们被安排在宾馆适当的地方，我负责“官方文件”。我们英国人出于某种原因好把文件放进箱子里。我把这些箱子放在丘吉尔先生的隔壁房间，锁上门，查看了宾馆，然后跟警察谈起行动路线及我们到达和离开的时间。

丘吉尔夫人趁丈夫进餐时，稍微地休息了一下。坐在沙发上，她听见隔壁有人在上锁的、放着箱子的房间里走动，便闯进大厅喊我。于是，我破门而入，拔出手枪。箱子被人动过，但没有打开。在我闯进房间时，一个阿拉伯人从与屋顶齐平的一个窗子里溜走了。他身手敏捷，我还没来得及开枪，他已不见了踪影。

丘吉尔先生被走廊里的喧闹与骚动唤来，他十分泰然。我想，他错过这一幕也许会有点儿失望，他不愿错过任何事情。他问了问箱子的情况，我让他看了看，封条还没有被撕破。然后，